

老家

家乡的小路

时光飞逝,转眼已到了半百年纪。我曾到过许多地方,走过无数条路,最难忘的还是家乡的小路,那些小路留下了我太多的足迹和苦乐。

我的老家在江西新干县,春季多雨。犹记得小时候,过完年不久,春寒料峭,父亲就要踩着泥泞的小路去田间劳作,父亲赶着牛耕着田,而我就在小路上玩耍。等父亲耕完田,我的衣服早已沾满了泥巴。父亲的辛苦,我从小看在眼里,现在想来真的很难过,那时没能给父亲多分担一点。

最喜欢晚春,风是暖暖的。天气好的晚上,我会帮哥背着鱼篓,走在乡间的小道上,去路旁的水沟里抓鱼。鱼儿被手电筒照着,像是被施了魔法一动不动,很容易就被抓着了。抓完鱼,回家时已是深夜,犯困的我走起路来摇摇晃晃,好几次摔了跤。那深夜的小路,连同天上闪闪的星星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夏天双抢,小路是最忙的。乡亲们有的挑着收割好的稻谷回家,有的担着秧苗赶去插秧,有的提着水去给田里劳作的家人送水……我最不想走夏天乡间的小路,因为要打赤脚,小路太烫脚了;我也不想下田去收割、插秧,天太热水太烫了,像是在田里洗桑拿。不知道那些苦日子大人是怎么熬过来的,在那时,我总想着能走出家乡的小路去外面闯荡。

大雁南飞,路两旁的小草都黄了,我又爱走那些乡间的小道了。此时的小路像一条条金色的纽带,弯弯曲曲,一直延伸到天边。天上偶尔有鸟儿飞过,和夕阳倒映在清澈的溪水里,美丽极了!有的小路在村子的拐角处,或者山坡边,盛开着黄的、白的野菊花,也是美得让人惊艳。

冬天,天地一片萧瑟。我和伙伴们喜欢去挖路上的草根吃,天冷的时候还会在田野里搭个小灶,点着小路上割来的茅草或者田里的稻秆,在灶上烤红薯。我们一边搓着冻僵的手烤火,一边等着烤熟的红薯。焦急的等待,红薯的香甜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

在厦门工作、成家后,回老家的日子越来越少,每次回去,家乡都会有很大的变化,那些小路很多变成了水泥路,再不是原来的模样。我沿着老路走上村口的小桥,抚摸着栏杆,耳畔似乎又响起母亲的呼唤:“老伢仔,回家吃饭了!”我转头,往家的方向望去,并不见母亲,母亲几年前走了,再也没人叫我吃饭了,想到这,我不觉又潸然泪下……

闽南话本

三双来六块去

闽南俗语“三双来六块去”,“三双”即六,意思很明白,就是闽南人在人际交往上,讲究个“对等”,你送多少东西给我,我也回送价值差不多的东西给你。

闽南人对“大方”的界限感十分清晰。如有人事先说好由他请客,这是大方。但在处理亲戚和朋友的关系到上,除了“大方”,还有另一条准则是“礼尚往来”,你送多少礼物来,我就回赠多少礼物去。算得这样清楚,就是要避免揩油和占便宜,保证双方的亲密关系长期稳定,与“亲兄弟明算账”的道理相通。

老照片

乘着“电船”去高考



作者考入福建师范学院后,在学校的留影。

1958年7月,我参加了高考。当年,漳州下辖各县,考生均只有一个班的人数,所以全市只在漳州一中设立高考考场,各县考生都得去市里应试。我就读的龙溪中学(今龙海一中),高三文科和理科考生共有60多人,坐汽车一辆不够,车票又贵,所以学校联系了“电船”载我们去漳州。

那时,石码的“电船”是按“水时”(涨潮时间)不定时开航的。记得我们是在高考前一天上午乘船的,班主任与科任老师带队。江边码头上,并没有见有哪位同学的家长来送行。到了漳州江边码头,我们下船,然后带上行李,步行去漳州农校。所谓行李,也就是课本、一条被单及牙刷、毛巾而已。

我们就在漳州一中相邻的农校食宿。住的是教室,将课桌拼在一起当床。夜里睡觉,因为天气热,只盖一条被单就够了。只是有蚊子,点上蚊香也不是很管用,但我们年轻,很容易入睡,一睡着,就不知蚊子叮咬了,但早晨起床,脸上总有被蚊子叮咬的红点。当时,优待考生,一日供应每位考生一两猪肉,我们吃得不错。高考结束后,我们还去漳州的人民会场看了一场免费电影,至今仍记得,片名是《神秘的旅伴》。

印象最深的是,当年填报志愿可不像如今,有一本册子,列出各高校的名称、录取分数线、专业及招生数,考生和家长可以参考挑选。我和同学们都只是根据各自知道的大学填报志愿。我那时只想读中文系,又听人说福建师范学院(福建师范大学前身)的中文系不错,所以就填报了这所大学。过了一个多月,有个年轻女教师来我家,送上了录取通知书,我被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正式录取了。

我当时并不知道“师范学院”意味着什么,报到后才知道这所大学是培养教师的,我不禁有点后悔,想放弃,第二年再参加高考。同宿舍一位同学极力劝阻我,说:“现在进可攻退可守,文学家叶圣陶也当过教师。”我被他说服了,打消了糊涂的念头。后来,我真的当上了中学语文老师,退休后,从事文学创作,还加入了福建省作家协会。至今,我对这位同学都感念不已。

回想我当年参加高考,与现在比,也同样不可同日而语,如今的考生条件优越多了,也因此,我认为要一代胜过一代才是,年轻学子千万别辜负韶华。

茶座

在水一方

夏天的味道开始逐渐浓郁,湿润的风带来丝丝热情,植物茂盛,万物欣欣然。在我国古代,夏季有许多如诗如画的雅称别名,考其渊源,十分有趣。

“新夏”,一个“新”字,如同新米、新春、新娘般可喜可爱。每一次夏天的到来,都是一个崭新明亮的时刻,恍如只是人生初见。初夏的美,就美在万物生机勃勃;亭亭玉立的荷花悄悄地绽开了粉红的笑脸;院子里的石榴红艳艳地挂在了枝头;白兰花开满树香,除草追肥,炎炎夏日,农民们在田间挥汗如雨辛勤劳作着。古乐府诗集《子夜四时歌·夏歌》云:“情知三夏热,今日偏独甚。”夏天是炎热的时节,也是忙碌的时节。“三夏”

也有三个夏天,即“三年”的意思,与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中的“三秋”一样,都表示有三年之久的意思。槐树夏季开花,故夏又名“槐序”,这可谓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。杨慎也曾在诗中提到“槐序,指夏日也。”夏天开花的树很多,为什么古人对槐树有这么深厚的情结呢?古人认为槐有君子之风,正直、坚硬、荫盖广阔,古槐还是故乡、祖先的象征。据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,周朝三公九卿,公卿大夫分坐其下,后以槐棘指三公九卿之位,可见槐树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,以“槐序”代指夏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初夏时节,槐花如约盛开,米白色的花朵簇簇相拥,似串串珍珠缀于青枝翠叶间,芳香四溢,好不浪漫。清代诗人陆求可《婆罗门引》诗云:“山园槐序,绿阴浓处晚莺啼。冰弦声动柔荑。”年年槐花开,染醉了夏日的柔软时光。

“长夏”,本指农历六月,亦泛指夏季。夏季昼长夜短,在唐诗《有所思》中就有“坐看长夏晚,秋月照罗帏”的诗句,由此可见,

感悟

“挑染”头发

后来,从老家搬到厦门,我也带着那两条辫子。现在,它们放在我书房的柜子里,我好像从未想过要拿出来看看,它们藏在柜子里,就像藏了一个我年少的印记。

我的头发掉得掉,原本浓密的头发似乎掉了大半,不经意间,似乎掉发停止了,慢慢地,头发又多了些,不免有些欣慰,暗想:要是头发再长得像以前那样该多好!自然是不可可能的,不仅不可能那么多,而且,白发越来越多,尤其是额头一侧,一撮白发毫不避讳地抹在额头,每每照镜子,醒目而亮眼,仿佛执意要引我关注,仿佛要让我直视自己的“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

前不久,我出门远行。那一天,走在成都的街头,迎面走来几个年轻人,其中有两个头发挑染了几撮鲜亮的颜色,显得明亮而充满生气。突然想到自己额头的那一撮白发,岂不也是另类“挑染”?那可是免费“挑染”的!我仿佛看到岁月化身为一个理发师,闪着狡黠的目光对我说:“看!我‘挑染’得怎么样?”岁月这个理发师,从我出生开始

自古夏天雅称多

“长夏”这个别称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了。在这季节里,文人多喜独处,静无一言,悠然自得,饮一杯浊酒,诗从心来。“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。”唐代诗人高骈的《山亭夏日》描绘出了长夏的美景。

在古代,夏季又被称为“朱夏”。古人认为,夏天是最酷热难耐的时候,这个“朱”字,写出了夏日色彩的鲜艳和热烈,用来形容烈日很形象。杜甫《营屋》曰:“我有阴江竹,能令朱夏寒。阴闭积水内,高入浮云端。”看来,古人也深谙心静自然凉的道理。

晚夏,即夏末。晚夏,蝉声间歇,莺声徘徊,夏已尽。唐朝骆宾王有句:“荷香销晚夏,菊气入新秋。”就是说夏天即将逝去,迎来凉爽的秋季。

对于古代的诗人来说,每一个夏天的名字,都是他们专属的“小确幸”。而今天的我们又何其幸运,能读到这么多美好的夏日之名。这些美丽的名字,历经千年风霜,今日读来依然能够惊艳人心,别具魅力。

就在我的头上创作,我从那乌黑的头发,现在花白的头发,全是我杰作的杰作。

我走在成都街头的那天,梳着两条小辫子,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真正自己梳辫子。早上在酒店,看着镜子里虽花白但长得还是很快的头发,突然想编辫子。没想到,我轻轻松松就编好两条辫子。这,何尝不是岁月的馈赠?岁月也像一个魔法师,它不断地变走一些东西,又不断地变出来另一些东西。

年少时,我是多么害怕寂寞。岁月带走了我最依赖的父老后,我开始学着独处,也慢慢开始享受这样的独处,没有寂寞也没有恐慌,笃定而从容。这些,又何尝不是岁月在让我品尝了人间的痛楚之后,给予我的另一些馈赠?有一天,当我满头银发的时候,就是岁月这个理发师完成了他的作品,那更是对我莫大的馈赠。

“祝你不忘少年样,也无惧那白发苍苍……”听《人世间的》插曲,我同样已是“曲中人”,此时此刻,感恩并享受,我想,这也是与岁月最好的握手言和。

人间草木

栀子花开

朋友圈里,友人晒出了她家的栀子花。照片中的栀子花开得正盛,浓密的叶子绿得逼人眼,洁白的花瓣聚拢在一起,让人赏心悦目。指尖滑动屏幕时,一些关于栀子花的记忆,一股脑儿全涌上心头。

那是两年前的夏天,朋友淼淼应邀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按照惯例,我们每人带了几样吃食,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,泡茶、聊天,谈论文学。淼淼那天带了她从自家院子里摘来的桑葚,还有手工制作的小粽子。停了一会儿,淼淼又像变魔术一般从一个口袋里拿出一束栀子花,说是早上去浇菜时发现的,院子通往水边的小道上满满当当地开了一路。她就随手摘了几朵,想让我们也品鉴一番。那一束栀子花被淼淼用一根橡皮筋扎紧,肥厚的叶片密密实地聚在一起,栀子花从中间露出一抹洁白,清新可人。我拿了花瓶将它们安置好,那些开在绿叶间的栀子花,就像摆在桌子上的一道美食,秀色可餐。

茶香氤氲,相谈甚欢。简单的准备后,我们从茶桌“转战”餐桌。吃完火锅之后,我们把一颗颗酸甜可口的桑葚送入口中,淼淼向我们讲起她房子外面的一大片“自留地”:桑树、龙眼树、芒果树、柠檬树等果树一样种了一棵,和果树紧挨着的是几畦菜地,种上了空心菜、香菜、芹菜、葱、姜、蒜,这样一来,就经常有绿色新鲜果蔬可以享用。淼淼的讲述生动而有趣,我们期待着,希望能早点与那一株栀子花相遇。

那日相聚之后,我对洁白的栀子花便多了几分关注,很多文人墨客都曾写下对栀子花的赞美和喜爱之情:韩愈有诗“芭蕉叶大栀子肥”,这个“肥”字用得真好;刘禹锡赞栀子花“色疑琼树倚,香似玉京来”;明朝画家沈周曾在《栀子花诗》中写道:“雪魄冰花凉气清,曲阑深处艳精神。”后来,我又在书上看到,栀子花可以吃,栀子果可入药。因为这“多种功用”,便又对它多了些好感。多好的栀子花呀,炒着吃是菜,煮着吃是汤,晒干是药,可食可药,清肝明目,清凉解毒。

食谱

永春

孝老好夫妻

我的堂弟孙永业和妻子单丽华夫妻恩爱,十分孝敬老人,是我们孙氏家族的模范夫妻。

孙永业的父亲孙德山1987年患脑血栓久治不愈,生活不能自理,大小便失禁,孙永业不怕脏不怕臭,坚持精心照顾父亲12年。辽宁老家的冬天,河水结冰足有半尺厚,他要在冰窟窿里把衣服清洗干净,常常双手冻得麻木。他从不让单丽华洗脏衣服,他对单丽华说:“我白天到学校教书,照顾父亲的重担就落到你身上了,你还有那么多的家务活要干,已经够辛苦了,我是父亲的亲儿子,小时候父母为我擦屎擦尿,现在父亲老了,患病不能动了,正是我报恩的时候。”

俗话说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,但孙永业不一样,他对父亲的照料十分细心。因为没胃口,病人吃东西往往会挑食,孙永业为了让父亲吃好饭,常常要骑自行车进城去买父亲想吃的东西。孙父最后的岁月连话都讲不出来,夜间孙永业就睡在父亲身边,父亲摆个手势他立刻就能心领神会,一会儿拉尿,一会儿服药,他从不怕麻烦。

单丽华非常能吃苦,心地善良,善解人意。都说婆媳难相处,但单丽华和婆婆王淑枝相处得就像母女一样,二人从没红过脸。王淑枝身体不好,干不了重活,单丽华主动把家务活全包了。王淑枝到了晚年经常忘事,每天服药都是单丽华把药备好。婆婆有时犯糊涂,为一件小事会唠唠叨叨,不管在什么情况下,单丽华都耐心应对,不和婆婆顶嘴斗气。为了丈夫能安心工作,家里的农活全都是她一肩挑。乡亲们都夸单丽华是孙家的好媳妇。

父母去世后,孙永业满怀感恩之心为父母写碑文,其中写道:“二老一生疾病缠身,艰苦奋斗,勤俭持家,育儿成才,成为人民教师,后又节衣缩食助儿育孙儿孙女读完大学。父母养育之恩终生难报。”

科普为民 让科学流行起来 《思明科普大观园》首发

5月20日—31日,是全国科技活动周,今年的主题“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”。21日晚,在SM三期外广场,《思明科普大观园》首发并进行了赠书,思明区科学技术协会还组织科技科普志愿服务队开展科普宣传。

翻开这本书,就像走进科普的大观园,该书将思明区科普教育基地图文并茂“一册尽收”,并附上精美的全区科普教育基地手绘地图,将辖区内近50家科普教育基地按科技馆类、公共场所类、教育科研类、生产设施类四大类,详细介绍各基地“科技”特色、研学课程,并配有各基地

的微信公众号二维码,让读者延伸阅读。业内人士认为,该书内容的独特性,体现的是思明科普工作者的创造性,展现的是思明科普工作的创新性。

《思明科普大观园》,不仅是思明区居民、厦门市市民走进科学的“地图”,更可以成为全国科学爱好者的线上索引,成为各地游客在厦门市思明区参加科普活动的线下指南。该书由中共思明区委宣传部、思明区科学技术协会、思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思明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著,由厦门日报社·城市捷报策划。文/城市捷报记者 陈宗坪 图/张奇辉

广告

厦门唯一地铁报
城市捷报
AmoyCS:JB 抖音二维码
chengshijiebao 微信二维码
广告/新闻热线 5581538
可在地铁站点 服务台旁的取阅架免费取阅

AmoyCS:JB 抖音二维码
chengshijiebao 微信二维码
广告/新闻热线 5581538
可在地铁站点 服务台旁的取阅架免费取阅

思明区 大观园
科普为民 让科学流行起来
《思明科普大观园》首发

思明区 大观园
科普为民 让科学流行起来
《思明科普大观园》首发